

站到词与词之间：论托卡尔丘克《云游》的媒介超越性

姜星宇^{1*}

(¹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省 南京市 210000)

摘要：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当代波兰文学界举足轻重，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也占据一席之地。《云游》作为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展现出托氏反思逻各斯中心主义、意图超越理性的语言媒介从而呈现新的文学书写方式的尝试。

《云游》用碎片化的叙事以达“站到词与词之间”之目的，从而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本文借用德勒兹、梅洛-庞蒂等人的理论，试图深探托氏反抗传统的理性秩序语言的方式。首先，旅行心理学即是碎片化思维的隐喻，抵抗线性连续的语言传统；其次，托氏在《云游》中用发生于思考之前的知觉与无器官身体抵达游牧的状态，越过理性语言媒介从而与世界建立直接的连结；最后，机场成为网络节点的现实实践，通过平面网络式的世界架构打破线性时间的单一性，从而超越当下线性与秩序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托卡尔丘克；《云游》；语言媒介；知觉现象学；德勒兹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4.564>

Standing Between Words: On the Media Transcendence of Olga Tokarczuk's Bieguni

Jiang Xingyu^{1*}

(¹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Olga Tokarczuk holds a pivotal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Polish literature and has also secured a significant place on the global literary stage. Bieguni, her second novel, demonstrates Tokarczuk's attempt to reflect upon logocentrism and to transcend the medium of rational language in order to explore new modes of literary writing. Through its fragmented narrative, Bieguni seeks to “stand between words,” thereby articulating what resists articulation.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Gilles Deleuze and Maurice Merleau-Ponty, this paper probes Tokarczuk's strategies of resisting the rational order of traditional language. Firstly, the psychology of travel functions as a metaphor for fragmented thinking, countering the tradition of linear and continuous language. Secondly, Tokarczuk employs pre-reflective percep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orps sans organs” to reach a nomadic condition, thereby surpassing the mediation of rational language and establishing a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Finally, the airport emerges as a concrete site of networked nodes, whose rhizomatic structure disrupts the singularity of linear time, thus enabling a mode of thought that transcends linearity and order.

Keywords: Tokarczuk; Bieguni; Language Media;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Deleuze

引言：越过媒介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Olga Tokarczuk) 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1989 年发表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开始写作生涯。2018 年凭借《云游》(Bieguni) 获布克国际奖。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019 年授予)。《云游》是其 200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品面世之后，首先引起广泛讨论的即是其所谓“碎片化写作”，116 个看似不相关的片段构成整部文本，其中虚实相间，

笔法错综。每每谈起此作，坊间惯用“星丛小说”（constellation novels）的概念指代^[1]，意指文本自由组合的方式，让人耳边回响起本雅明的声音。高兴也评价托氏的作品“颇有点波西米亚之风……无拘无束、活力四射”^[2]。然而许志强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托卡尔丘克（以及贡布罗维奇、科塔萨尔）知道，为非常规的形式寻找理论合法性，不如坦陈恶作剧式的幽默更有趣一些”^[3-1]。其实在以碎片拼凑故事进行写作的道路上，托卡尔丘克并不是第一人，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等人的作品都有如此特质。许志强将此种文体追溯至18、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耶拿浪漫派和施莱格尔兄弟，所谓‘渐进的万象文学’和作为‘断片’（fragment）的理论表述形式或‘语录体散论’等等”^[3-2]。碎片化写作的概念和实践先以有之，而托卡尔丘克的碎片拼接也不仅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星群式自由组合。实际上，贯穿托卡尔丘克创作的理念是某种身体的经验、神话元素与技术的结合。因此，本文试图指出，托卡尔丘克的碎片化写作是一种文本呈现的态势，《云游》中展现出的不仅是碎片拼接的自由组合，其深层的意图是，为转述“无法以词语转述”的事物，必须“站在词与词之间”^[4-1]。

在《云游》中《维基百科》一章，托卡尔丘克如此讲述^[4-2]：

我们应该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知识积累，以便和百科全书里有的那些知识相抵相衡——那些知识的反面或内在线索，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场，所有无法被任何一种目录框住的事物，不能被任何一种搜索引擎处理的内容。因为这种内容广博无边，无法以语词转述——你必须站到词与词之间，立于想法与想法之间深不可测的深渊。每迈进一步，我们都会坠跌。

《云游》——或是延伸到托卡尔丘克的其他创作——的一个目的即是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托卡尔丘克毅然站在启蒙可知论的对面，认为世界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万物生灵之间同时具有形体姿态与形而上的相似性。世间存在“无法以语词转述”的物，无法以语词转述意味着不可被语言媒介化。想要言说不可言说之物，必须超越当下的语言媒介。本文将试图从文本内容与文本架构两个方面探看托卡尔丘克如何超越语言的媒介，完成讲述一种“无法以语词转述”、“无法被任何一种目录框住的事物”的构想。

首先，我们不得不来谈论语言。语言是否能够无限地进行表达？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5]，这正说明语言具有一种“言说”的边界，我们只能言说处于我们认知之内的事物。然而是否存在一种超越当下语言的造物或媒介，能够讲述我们认知之外的世界？虽然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但不代表在沉默的地方我们不能有“思”。德勒兹（Gilles Deleuze）用“褶子”的概念指代语言外部的“不可言说”之物^[6]：

笛卡尔认为，是各个部分之间事实上的不同导致了可分离性：能够定义绝对流体的正是凝聚性或粘附性的缺席，也就是说，是各个部分之间可分离性的缺席，这种分离性实际上也只适合抽象的和被动的物质。笛卡尔这个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我们还会在不同领域里看到类似错误。在莱布尼茨看来，物质的两个在事实上不同的部分有可能是不可分的……易弯曲或有弹性的物体也有着黏附的部分，这些部分形成了一个褶子，因此不能再分离为部分的部分，而是无穷尽地被划分成愈来愈小、但始终保持着一定黏附性的褶子。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代表的正是一种启蒙理性的分类观，而德勒兹在莱布尼茨的论述中注意到物质之中不可分离的部分，他用“褶子”来命名黏着在物之中的、不可被理性分类的部分，这一部分也正是处于逻各斯之外的、我们无法言说的物。总而言之，“言说”立于逻各斯的内部，以逻各斯为中心，背靠启蒙理性精神用语言将万物媒介化；而“不可言说”则意指逻各斯之外的存在，我们或许能感知到，也或许不能感知，但一定无法用秩序的语言描述这样的存在。

传统的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指向一种启蒙理性的文本媒介传播方式，世界因逻各斯的存在而有序，但是否存在一个处于语言逻辑之外的、纯粹的外部，完全没有被语言规训的地界？过去不同的人都提出不同的逃离逻各斯的方法，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归乡、无蔽，抑或是德勒兹和伽塔利的游牧、逃逸，都代表一种逃离语言秩序的尝试。托卡尔丘克正是站在逃离逻各斯的视野上用思绪构筑出上百个碎片，然而碎片之间并不是随机地拼凑，而是有目的的连结，以抵达“站到词与词之间”的目的。

1. 流动之思：旅行心理学

《云游》的内容看似散漫，却存在两个主题：旅行心理学与人体解剖学。旅行心理学在文本中是叙述者在机场听到的现场演讲，旅行心理学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静止是一种理性的、分类的、科学语言的认识论，而旅行隐含的运动状态是一种无序，完全脱离熟知的世界，用细小的旅行装护肤品构筑起不可预知的明天，恰似现代性的流动。旅行需要游走，无论何种交通方式都包含移动，因此托卡尔丘克否认“大地”一词的古老哲学含义，直言“我是安泰俄斯对立面”^[2-3]，回到世界一体的混沌之中。在《云游》中，托卡尔丘克用人物的声音讲述“旅行心理学”：“前几个月，我在好几个机场碰到了一些学者，他们在喧闹的旅程途中、在登机广播和起飞通知的间隙办起了小型讲座。”^[4-4]人物的声音讲述的旅行心理学实际上正是作者认为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二者的根基相同，都是将逻各斯构建的秩序打破为不稳定的、流动的身体知觉。然而小说中的机场讲座最终还是流向了迂腐的学科旧制，托卡尔丘克转而书写一把坏掉的雨伞^[4-5]：

我没再往下听。讲座太长了。他们应该把教学内容打散，每次少讲一点。

我转而去观察一个男人，他穿得挺寒碜的，浑身上下都皱巴巴的，毫无疑问是在一场漫长的旅途中。他发现了一把伞被人丢掉了，当即检查起来。但一看就知道，那把伞坏了，没法用了。伞骨断了，无法撑起黑色伞面。但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男人开始一丝不苟地拆伞，把伞面从支架、伞骨尖上拆下来，费了好半天。他全神贯注地做这件事，在往来不息的旅人洪流中静守一隅。终于拆下来后，他把那块布叠成一个小方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继而消失在人流中。

于是，我也转身而去，走上了自己的旅途。

真正的旅行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到达新的地方，而是一种思维的拆解与重构，安静地在机场拆解雨伞的男人把像雨伞一样的思绪拆成碎片，零落地装进口袋。这隐喻一种思想的重构。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与海神波塞冬的孩子，只要安泰俄斯与大地相连就可以获得无尽的力量。然而托卡尔丘克说自己站在安泰俄斯的对立面，想要追寻的即是通过反抗由秩序与逻各斯组成的大地，通过流动性与碎片化达到对语言与思维的重构之目的，从而构建一种混沌的、节点式的思想网络。

2. 器官的游牧：身体与解剖学

《云游》的另一主题人体解剖学则是内在性与游牧的展现。在《云游》的故事中，无论是热衷收集畸形胎制作成标本的鲁谢女儿夏洛塔，抑或是受幻肢痛折磨为断肢写信的费尔海恩，还是肖邦的心脏，都昭示一种游牧的状态。德勒兹和伽塔利（Félix Guattari）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提出逃离语言的秩序，进入“无器官身体”（corps sans organes，缩写为CsO）的状态，不把身体看成是统一的主体，身体没有器官，以生命的流溢的量逃逸出去，以一种生成（becoming）进入混沌之中^[7]。在托卡尔丘克之处，生成之后接入的是标本、断肢、器官，人不再可以被理性统一起来，这展现一种“我”之主体与“我的肢体”之间的不一致性。在《云游》的认识论里，身体的感知成为与世界连结的直接体验，而不通过语言文字的媒介认识世界。作为媒介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语言与认知之间永恒地存在隔膜，托卡尔丘克的方式是绕过这一层隔膜，以身体的内在性（immanence）直接与世界相连。

在《云游》之中，托卡尔丘克讲述关于命名“幻肢痛”的解剖学家菲利普·费尔海恩的故事。费尔海恩因小腿受伤，而后伤口感染，不得不截去一条小腿。很久之后，人们发现费尔海恩为自己的断肢写了一封信^[4-6]：

我的腿已从身体上切除出去，漂浮在酒精中了，可我感觉到疼痛并且只能忍耐的时候，惊醒我的究竟是什么？……当我碰触以尸体存在的肢体，也就是伪装成腿的一小段被保存下来的骨肉时，我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感受到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从物理学的角度说，那只是个空的空间，里面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可能产生感知的东西。疼得要命的东西并不存在。有如幻影。幻肢痛。

对于费尔海恩而言,肢体已经从所谓“完整的身体”之上分离而出,他能感受到断肢的疼痛,这种痛不是来源于伤口的截面,而是来源于离开的小腿本身。然而原本具有腿的地方此时只剩下“空”,对于“空”感受到的疼痛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物”,横亘在语言媒介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就是说,此刻,“腿痛”的能指并不能对应上其所指,因为腿早已离开身体。语言媒介在此失去统摄力,身体的知觉成为更加直接的与世界的连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指出:“在那里,有一种未确定的视觉,一种说不清楚的视觉。”^[8]于是“知觉/感知”成为一种整体化的景象,是在思考之前就已开始进行的经验过程。笛卡尔的“我思”主体在此与纯粹的肉体分离开,“我思”被“我感”所替代,身体的知觉也替代语言的媒介成为感知并理解世界的新的方式。

无论是旅行心理学还是人体解剖学,都在讲述一种“无器官身体”的生成。所谓“无器官身体”,是一种欲望的呈现方式。全然地瓦解我们用理性与科学话语建构起来的对于身体的理解,认为身体是有秩序的这种认知。而将身体还原为一种混沌的、欲望的、知觉的对象。因此,传统的语言媒介再也不能表述这样的欲望,只有用身体作为与世界的直接连结才能达到“站到词与词之间”的讲述目的。

3. 集成网络空间: 机场共和国

在《云游》之中,很多个故事都发生在机场。机场是一个集成的网络空间。一方面,现代机场早已不是单纯的为飞机提供起落地点的场域,其中包含各种商店、景观、功能区。机场中有餐饮店、酒店、艺术展览,有花园步道、购物商店等等。“机场不仅仅是旅行中的交通枢纽,而是一种特殊类别的城邦:地理位置稳定不变,但城民在流动。机场都是‘机场共和国’,是全球机场联合国的成员。”^[4-7]机场的集成性逐渐使其自身发展成一个城市,而真正的城市成为机场的附庸。另一方面,飞机作为现代不可或缺的一种交通方式,必须依赖全球所有的机场合作,才能发挥其效用。

机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网络的架构,每一个节点的改变都会使得网络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这也是托卡尔丘克文本架构的一个特点:网络节点式的文本。想要“站到词与词之间”,就必须抛弃当下秩序的、线性的语言媒介与书写方式,托卡尔丘克的“碎片拼合”就是一种网络节点式语言的尝试。并不是一个词一个词的逻辑的推进,没有时间线与前进的历史性,而是处于四维空间之中的一个网络,时间在此成为一个平面,所有的讲述都同时发生,每一个碎片就是一个节点,任意一个节点的改变都会导致整部文本的改观。《云游》中的116个碎片不仅仅是星群式的随机自由组合,其更像一片用代码写成的蛛网,节点与节点之间联系,像神经网络一样错综复杂又如代码构成的世界一般牵一发而动全身。类似《云游》的写法在后现代小说中并不鲜见,毕竟在历经现代性之后我们认识到一切稳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然而重要的地方在于,托卡尔丘克的文本生成是块茎式的(德勒兹语)。逻各斯的秩序来源于规定计数为一,然而块茎的生长不是在“一”上构建的“多”,不是树木从根系到树干到枝叶的繁茂,而是一种衍生与联结,在地底下形成一个网络,只要条件适宜,块茎在何处都能生发。“块茎具有强烈的去等级和去中心性质,其理念就是要打破以往西方传统的二元分化与线性统一”^[9]。在块茎的生长方式里,“多”是先于“一”的。《云游》之中的片段并非毫无关联的随机排布,而是相互接壤组成一块不规则的网络,在这一层面上,逻各斯中心语言媒介的力量再次被削减。

《云游》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机场或飞机上。讲授“旅行心理学”的专家们是在机场展开的讲座;作者在飞机上听见两个男人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暗”;作者专门用一句话形成一个章节,描述飞机上的时间比现实的时间更慢。这些章节分布在整部小说不同的地方,构建起一片块茎式的网络,在每一个角落都有生长的可能。于是从文本架构上来看,机场也被摔碎成不同的碎片散落在整个文本中。事实上,身体、解剖、旅行等等的话题也都如机场一般,在整部文本之中构建起不同的网络。由此,在文本架构上,托卡尔丘克以这种碎片化的方式达到“站到词与词之间”的目的,用网络节点式的叙述模式超越当前的秩序语言媒介,呈现一种需要感知而不是需要阅读的文本状态。

4. 结语

《云游》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启蒙理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混沌一体的网络空间，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与粘滞性，不是所有存在都可以用启蒙理性的、可分类的、可言说的话语去理解。因此，托卡尔丘克利用《云游》的碎片化形式，首先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秩序语言媒介。各个碎片之间的间隙形成德勒兹所谓不可言说的“褶子”，无法用语言与逻辑对其进行理解。在打破传统语言媒介之后，就由身体的知觉建立与世界的直接连结，此时的知觉在思考之前就已获得意义。通过身体的游牧越过语言的媒介，从而也超越逻各斯的边界，体悟不可被语言转述的存有。最后，碎片化的文本架构建立起来的是一种集成网络空间，恰如当今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每一块碎片之间相互链接，休戚与共。所谓“站到词与词之间”即是不应只对文本内容做逻各斯主义的、理性的理解，而是要看到语言的空隙中那些不可言说之处，深挖文本架构呈现出的形态，与托卡尔丘克对于世界与自我的思考。由是观之，托氏的文学创作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碎片化”，其作品展现出的是一种新的思考与认知世界的方式。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这种去中心化、反逻各斯的世界观也为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李韶华, 肖锦龙. 星丛式小说结构形式——论《白天的房子, 夜晚的房子》的写作方式[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3): 180-188.
- [2] 高兴. 故事背后, 或者溢出的意义——浅谈托卡尔丘克[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0, (02): 5-14.
- [3] 许志强. 部分诗学与普通读者[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4]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云游[M]. 于是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 [5] [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6] [法]吉尔·德勒兹. 褶子: 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M]. 杨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7] [法]吉尔·德勒兹, [法]费利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8] [法]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宇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沈伟. 论库尔塔格三部作品的“引用”现象——基于德勒兹“块茎”理论分析与阐释[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4, (01): 139-152.

(主编: 侯本塔 编辑: 金恒宇 校对: 金黛彤)